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五

四下

詳校官侍讀_臣陳萬青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_臣馮培

謄錄監生_臣顧昂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漢

蘭

臺

今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

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

蠡王少子姑督樓頭為右谷蠡王

師古曰督音莫構反

留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

烏藉都尉

師古曰揮音纏奧音郁鞬音居言反

各二

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

唯犁當戶謀

師古曰揭音立例反唯音弋癸反

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

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

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
奧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
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
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
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
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
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
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闐敦地

師古曰闐

音蹋敦音頓又音對

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

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

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

師古曰噶音力穀反

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

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

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

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

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

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

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
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
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
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
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
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
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
其兵

○劉攽曰多呼韓邪三字宋
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三字

走郅支都單于庭呼

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

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

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以

馬上戰鬥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

師古

曰言人皆有此事耳

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

子孫常長諸國

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

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

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

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

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

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

取復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

曰屈音其勿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

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師古曰所過之郡每

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

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

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

金璽蠶綬

師古曰蠶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

玉具劍

孟康曰標首鐔

衛盡用玉為之也

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彘其音同耳

佩刀弓一

張矢四發

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

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

榮戟十

師古曰榮戟有衣之戟也榮音啓

安車一

乘鞍勒一具

師古曰勒馬轡也

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

萬衣被七十七襲

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

當刪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

于先行宿長平

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

上自甘泉宿池

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

師古曰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之

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

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

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即徐自為所築者也

有急保

漢受降城

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

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

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

于出朔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
窳渾縣西北

詔忠等留衛單于助

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師古

曰糒乾飯也音備

是歲郵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

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

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

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郵支單于以

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

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
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
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
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乃益西近

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

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

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

孕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

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

師古曰以

兵逆之相逢即
擊故云逢擊

因北擊烏揭

師古曰揭音丘例反

烏揭降發其兵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

師古曰今音零

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

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

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

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

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

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

皆殺之

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攽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

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
也言皆者吉有徒衆
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

甚急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

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

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

罪勿令自疑

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

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

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

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

恐北去後

難約束

師古曰不可更共為言要

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

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

行其誅償其物

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

有寇發

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

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

師古

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

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

應劭

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

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

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

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

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

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

師古曰羞辱也

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

無狀罪至不道

師古曰無狀言無善狀

上薄其過

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

有

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

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

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

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

困阬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

師古曰言與郅

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郵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

通語郵支郵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

匹迎郵支郵支人衆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宋

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纜同其後都

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郵支師古曰語即就也

在延壽湯傳郵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

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郵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

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郵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

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

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

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

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

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

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

傳之無窮

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

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

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

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隊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

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

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

廣被天覆匈奴

師古曰如天之覆也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燹火而已古者安不忘

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

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

師古曰必極也極保

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

師古曰覬音異

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

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

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反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

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

師古曰僵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立

死枯僵墜落者僵音薑

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

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

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繇讀曰徭

十

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

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

師古曰卒讀皆曰粹

如罷戍

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師古曰將軍許

嘉也諭
謂曉告

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

塞單于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
讀曰嚮

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

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
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
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
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

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
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
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

伐其功常鞅鞅

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

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

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

佩其王印綬

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

及竟寧中呼韓

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

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

留

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

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

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

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

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

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

師古曰言胡得

之國以安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

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

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

次曰且麋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

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

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顯渠

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乂且莫車年

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

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

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

也置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

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系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系音

力追反

復株索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

侯入侍以且康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

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索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

云為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

小女

為當于居次

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師古曰既演音衍

罷遣使者送至蒲坂

師古曰河東之縣也

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

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

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
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
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
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

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

害

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

德沮善

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

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

反閤欲因而生隙

師古曰閤音居覓反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

而直責

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

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

靜之首

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

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速反

對奏天

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

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

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

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

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

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

師古曰昫音許于反

以且莫車為左

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

師古曰欲

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

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

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

侍

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宋祁曰揮舊本作禪

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

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

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

第五關氏子輿為右賢王

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關氏即上所謂大

關氏也第五關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關氏

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

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

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

直張掖郡

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

生竒材木箭竿就羽

師古曰就大鷄也黃

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早反○宋祁曰注鷄當作鷓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

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

從單于求之

師古曰直猶正爾

為有不得傷命損威

師古曰詔命不行故

云傷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

命也意說單于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

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

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宋祁曰闕當作閑省兩

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

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

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次下亦

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

師古曰所生謂山之出草木鳥獸為用

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

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駱王匈奴西

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

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

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

師古曰更經也更音工衡反

今徙藩為

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塋復遣子左於

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

師古曰揮音纏稽音雞

至哀帝建平二年

烏孫庶子卑援憲

師古曰援音爰憲音竹二反

翁侯人衆入匈奴西

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師古曰冷音零

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畧千餘人毆牛畜

去

師古曰毆與驅同

卑援憲恐遣子趨速為質匈奴

師古曰速音錄單

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

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憲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

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

上游來厭人

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

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

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師古

曰大故謂國之大喪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

師古

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

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

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

之勝貴於未戰

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

師古

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
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
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
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
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

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

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

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

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
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

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

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

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

萬衆徼於便墜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

之計規恢萬載之策

師古曰恢大也

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

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

師古曰操持也

於是浮西河絕大幕

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

姑衍以臨翰海

師古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

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

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

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師古曰佚與逸同

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

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師古曰喙口也推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

喙音許
穢反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
言其起立不順

欲掠

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

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

師古曰質信也
謂所期處時

鮮有所獲

師古曰鮮少也
音先踐反

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

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

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

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

師古曰伏
音蒲北反

然尚羈縻之計不頒制

師古曰頒與專同
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

驚

師古曰驚狼也音竹二反

形容魁健

師古曰魁大也

負力怙氣

師古曰負恃也

難

化以善易隸以惡

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

其彊難誦其和難

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

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

籍蕩姐之場

劉德曰羌屬也師古

曰籍猶蹈也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

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

固已犁

其庭掃其閭

師古曰犁耕也

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

師古曰苗古災字

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

懸矣前世重之茲甚

師古曰茲益也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

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師古曰已止也

奈何距以

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

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

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

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

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

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

於內辯者較擊於外師古曰較擊言使車交馳其較相擊也猶不若未然

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

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

三文碑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

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

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舍之上

林苑蒲陶宮

師古曰舍止宿

告之以加敬於單于

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

今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

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

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師古曰回音胡內反

况等乏食單于廼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

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

與婦入侍

師古曰且音子間反

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

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

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

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

於太后

迺風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諷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

入侍

師古曰云者其女名

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

王句姑

師古曰句音鉤

去胡來王唐兜

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

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

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

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

王歙使匈奴

師古曰歙音翕

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師古

曰既屬漢家不
得復臣匈奴

今遣之

師古曰今
即遣還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

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

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

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

逆受

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

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

師古曰不免其罪

會西域諸國王

斬以示之廼造設四條

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

中國人亡入匈奴

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

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

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

師古曰與重書同一函而

之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

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颯

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

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

曰知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

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

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

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

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

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

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

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

弱小且千人去

師古曰毆與驅同

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

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

受留不遣

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

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

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

金帛重遺單于

師古曰颯音立

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

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

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

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

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

詔

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宋

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

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

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

飲食至夜廼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

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

師古曰鄉讀如鄉幾音鉅依反

如令視印見其

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

者

師古曰與讀曰豫

饒燕士果悍

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

即引斧推

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

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

○宋祁曰已當作以

廼有漢

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

還之

○宋祁曰
決一作使

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

求稅烏桓不得因略寇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

易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故怨恨廼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

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
烏桓人衆實來為寇

○宋祁曰注文
陽字楊本作揚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

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

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古師

曰毆與驅同舉其一
國之人皆亡降也

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

擊車師殺後成長

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傷都護司馬復

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

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畔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

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

師古曰刁音貂

遣人與

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

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

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

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

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
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
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
塞誘呼右犁汙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
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
曰戲戟有旗之戟也
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
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

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
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
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
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
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
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
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
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

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

于丁令

師古曰逐之遣入
丁令地令音零

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
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
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
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
譬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

師古曰蠱古蚊字也蠱音
盲螫音式亦反毆與驅同故

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

遠戍

師古曰約少也少齋衣裝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

讀曰又次下亦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

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轉輸之行起

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

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

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

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

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師古曰調發也音徒
鈞反屬音之欲反

計一人三百

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

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徃事揆之軍出未滿

百日牛必物故且盡

師古曰物
故謂死也

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

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誦餽薪炭重不

可勝

師古曰誦古益字也餽
益之大口者也餽音富

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

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

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

師古曰累

音力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

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

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

且以創艾胡虜

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

莽不聽尤言轉兵穀

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

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

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是時匈奴數為

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眾

師古曰毆與驅同

捕

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

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

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

亂匈奴與之構難

師古曰撓撓也音火高反

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

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

師古曰罷讀曰疲

數年之間北邊

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
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
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
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

師古曰累
音力追反

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

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

右賢王

師古曰渾
音胡昆反

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

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

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
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

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

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猛縣名
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

親侯和親侯王歛者王昭君兄子也

師古曰
歛音翁

中部都尉

以聞莽遣歛歛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

師古曰
颯音立賀

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
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

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

四十人送歛颯

○宋祁曰厨字上當有右字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

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

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

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

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

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
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
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

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
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

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

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
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
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
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

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

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

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
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
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
而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
戶居次子醯犢王師古曰犢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
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
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

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

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

陸逮任妻後安公奢

李奇曰陸逮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

公師古曰逮音錄任音士

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

師古

曰言為此計意不止

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

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

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

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

師古曰言

中閒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

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

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單于終

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

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

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言德及遠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
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
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
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

音胡
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
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
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
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
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馬，從六郡良家
材力之士。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

土地而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

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

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

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

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

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

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

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

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

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綏帶

稚子咽哺

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晏哺音捕

胡馬不窺於長城

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

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

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

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

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其桀驁

尚如斯

師古曰驚與傲同

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

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

匈奴無已之詐也

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

夫邊城不選守境武

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

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剝百姓以奉寇讐

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師古曰幾讀曰冀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

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阨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權時施宜覆以威

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師古曰晏晚也

三世無犬吠之警

菑亡干戈之役

師古曰菑古黎字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

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

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

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

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

師古曰遂古遁字

使於中國不

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

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

愛子昧利不顧

師古曰昧貪也音妹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

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

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

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師古曰媮與偷同

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

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

竹仲分九州列五服

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

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

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

或脩刑政或昭

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

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公羊傳曰蜀為殊會吳外也蜀為外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各其心其與中國

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

野

師古曰辟讀曰僻

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壘

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以德綏之不

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疎而不戚

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

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久

其慕義

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考證

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速累單于帥率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薦單于子左大將率衆降侯義陽侯温厲敦以匈奴諱速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

上○胡三省曰過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

臣召南

按此即公孫敖所築者也

城在五原郡邊界

因北擊烏揭○烏揭即前文所謂呼揭

雕陶莫臯立為復株橐若鞮單于○

臣召南

按自雕陶

莫臯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後書注曰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漢見漢帝常諡為孝慕

之至其子復株索單于以下皆稱若鞮自南單于比
以下直稱鞮也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莫演荀
悅漢紀作黃渾通鑑作莫渾

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胡三省曰張掖兩都
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部都尉治番
和是三都尉也

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注師古曰偶音五口反○胡三

省曰按後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
溫禺以纍鼓血尸逐以染鈔意溫偶即溫禺也後人
妄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注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胡三
省曰邊人謂舉烽燧為狼火狼望謂狼烟候望之地
去胡來王唐堯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西域
傳婁羗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顧炎武曰其時尚

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臣召南按故印即甘露三年

宣帝所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也

因上書求故印○顧炎武曰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

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顯自滇以北君長以

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推結師古曰推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魁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有邑聚其

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

名

為舊昆明

師古曰嵩即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舊音髓

編髮

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祚都最大

師古曰徙及祚都二國也

徙後為徙踪屬蜀郡祚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祚音材各反

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駝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駝音危

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畧反

在蜀之西自駝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

謂緣江而上也躡音居畧反

畧巴黔中以西

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

莊

躡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方三百里

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

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師古

曰池旁之地也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師古曰為

其長帥也

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

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

諸此國

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微音工鈞反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

犍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

師古曰番禺蒲何反風讀曰諷

南粵食蒙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

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

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飢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普安反禺音隅

蒙

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

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

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

南粵王黃屋左纁

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

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

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

之乃拜蒙以郎中將

劉敞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

將千人

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夜重也重音直用反

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

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

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

為令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

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

蜀卒治道自僊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

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

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

相饟

師古曰饟古餉字

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

衆

師古曰罷讀曰疲餽餽也離遭也餽音能賄反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

費亡功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

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

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

等因言西南夷為害

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

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捷為自

保就

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

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師古

曰即天竺也亦曰捐薦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

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廼令

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

師古曰求閒隙

而出

也 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

師古曰當羌滇

王名。宋初曰遷史當作嘗注云嘗一作賞

四歲餘

宋初曰據遷史當云為求道西北四字當屬上

句作西

皆閉昆明莫能通

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

滇王與漢使言漢

孰與我大

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

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

令其親附

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

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

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

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

守漢廼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

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

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

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

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

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印

君并殺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

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師古曰風

讀曰

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

相仗未肯聽

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仗音直亮反

勞莫數

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

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

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滇

王離西夷

師古曰言東嚮事漢

滇舉國降

劉敞曰多一滇字。宋祁曰郭本無滇字。

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師古曰為之長帥

西南夷君長以百入

宋初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

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

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

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

師古曰並音伴

遣水衡都尉發蜀郡

犍為犇命萬餘人

師古曰犇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

擊牂柯大破之後

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師古曰辟音璧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鈎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

師古曰鈎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

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鈎町王

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

人反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

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鈎町王

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

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更互也音工

衡反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廼

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

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

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奐復守和解

師古曰選奐怯不前之意也選

音息充反奐音人充反

太守察動靜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一

時

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

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

師古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

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

賁育士

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

若入水火往必焦沒

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

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

豫調穀積要害處

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

選任

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

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

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

世之功不可墮壞

師古曰如亦若也
墮毀也音火規反

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

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

然長不韋令

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

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至興國且同亭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召興興將數千人

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

師古曰數音所

具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

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
釋解也

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

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

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

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阬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饟

道縱反間以誘其衆

師古曰間
音居莧反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

費不可共

師古曰共
讀曰供

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

師古曰趨
讀曰趣趣

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

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
鹿解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

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

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

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

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

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

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

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

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

師古曰莽改益州為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

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

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

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

自立為邛穀王

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

云

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

秦并天下

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三歲至二世

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師古曰囂音教

召龍川令趙佗

師古曰龍川南

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

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絕新道

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

師古曰負背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

南海尉事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谿關

師古曰湟音皇

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

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

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

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

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

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和輯百粵

師古曰輯與集同

毋為南

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

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

物

師古曰高與隔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擊滅

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侂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

師古

曰周竈也慮音慮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

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

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侂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

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宋初曰甌集韻於口反駱越種

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侂

師古曰侂等也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

諭盛德焉

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

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

邑

師古曰親謂父母也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

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

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

棄外

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師古曰言未得通使

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

疾日進不衰

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

以故諄暴乎治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

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

之故

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

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

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

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

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

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

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蕪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

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

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

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

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師古曰謂東越

及甌駱等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

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
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
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
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

時內貢職

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

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

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

師古曰細士猶

言小人也

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

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

即予予牡毋與牝

師古曰恐其蕃息

老夫處

辟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也

自以祭祀不脩有

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

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師古

曰風聞聞風聲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

師古曰
振起也

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

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

有西甌其衆半羸

師古曰羸
謂劣弱也

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

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
言長沙

之國半雜
蠻夷之人

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

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

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

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

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

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蝸蠹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

穀小車師古曰此蠹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

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

悅讀曰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

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

多南粵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守職約

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為興師

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廼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

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

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

師古曰怵

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

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

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

璽

李奇曰去其階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媿氏女

師古曰媿音居虬反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媿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

使者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

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

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

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

安國字少季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

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決

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

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勸王

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

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

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

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

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

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

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

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

師古曰介侍也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

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

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

師古曰杖

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於常也

即趨出太后怒縱嘉以

矛

師古曰鏃謂撞刺之也音窻。宋初曰正文鏃字上別本有欲字。

王止太后嘉遂出

介弟兵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

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

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師古曰潁川邾縣人也邾音夾

奮曰以區區

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

其後粵直開道給食

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

未至番禺四十

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

為謾辭謝罪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

師古曰言最為首也

封其子

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

廣德為襲侯

晉灼曰襲古龍字

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

政譏臣不討賊

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

呂嘉建德

等反自立晏如

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粵人及江淮以

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

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

師古曰湟音皇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

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

軍

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

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

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陁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

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

劉敞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

待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

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

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

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廼為

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

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樓船力攻燒敵師古

曰力盡力也反毆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毆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

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

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

宏得建德為海常侯

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

粵即都稽得

嘉為臨蔡侯

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

蒼梧王趙光與粵王

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

安道侯

蘇林曰揭音錫南海縣

粵將畢取以軍降為滕侯

師古曰越將姓

畢名取也功臣表滕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

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

諭

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

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

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

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師古曰即今之

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

番君者也

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

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

命不王也

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

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

中故地都冶

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

粵功

師古曰追論其功

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

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

孝

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

師古曰招粵今從也

閩粵未肯行獨

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

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

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

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廼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

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強盛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

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

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

善即縱殺王

師古曰縱音初江反

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

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

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

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

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

繇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中郎

劉敞曰當作中郎將

立丑為粵繇王奉閩

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

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

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

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

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

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

不行持兩端

陰使南粵

師古曰遣使與相知

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

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

豫章梅領待命

師古曰聽詔命也

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且往

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

迺遂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

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師古曰齒城陽恭王

子也舊封山州侯

不敢擊卻就便處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

皆坐畏懦誅

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

師古曰妄自尊大也

上遣橫

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

浮海從東方往

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師古曰楊僕也

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

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

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

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棖終古斬徇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

稽繇也。棗姓終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節或作

禦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

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

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

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封陽為印石侯。

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宋祁曰：印當作卯。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

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師古曰：繚音遼。婁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

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

將多軍

李奇曰多軍名

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

師古曰邳音郭

於是天子曰東

粵陘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

師古曰戰國時燕國

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

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

秦滅燕屬遼東外

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涿水為界

師古曰涿水在

樂浪縣音
普蓋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

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

師古曰燕

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

都王險

李奇曰地名也

會孝惠高后天

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

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

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方數千里傅子至孫右渠

師古曰滿死傅子子死傅孫右渠者其孫名也

所誘

漢亡人滋多

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

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

真番辰

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壘

元封

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

何去至界臨涇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師古曰長

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涇水何因刺殺之

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

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

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

如淳曰遼東兵多也

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

師古曰於法合斬

樓船將齊兵七

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

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

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涇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

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

馬五千足及餽軍糧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涇

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

師古曰親幸於天子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

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

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

往來

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
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
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

師古曰
意疑也

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

將卒不能制

宋祁曰卒
越本作率

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

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

師古曰顯與專同
卒終也沮壞也

今兩將圍

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

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
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
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

下執縛樓船將軍

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

并其軍

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

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

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

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啖音頰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

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

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

能與猶言不如也

王又不肯降陶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政吏

宋祁曰政當作攻

一本作改字

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

降相路人子

最

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告諭其民誅成已故

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濶清侯

師古曰濶音獲

陶為秋苴侯

晉杓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子餘反

峽為平

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軍徵

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

待左將軍

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

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

庶人

賡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句踐亦以粵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

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

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

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

追觀太宗填撫

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以道德安撫之也填音衍勿反。宋初曰道德一作恩德

豈古所謂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闡之招攜有離貳者則

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九十五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西南夷傳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臣召

南按白馬氏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田百

頃詳後書南蠻傳

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臣召南按牂

柯江即鬱水之上流豚水在後書謂之遯水者也地

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

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是也今曰

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逕廣東廣州入海
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

南粵傳南海尉任囂。按此郡尉也掌一郡兵事故得
移檄發兵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
左傳卿置側室杜解曰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三年傳
曰趙有側室曰穿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胡三省曰高祖功臣表有

博陽侯陳漚蓋於此時為將軍也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臣名南

按後文

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武帝即佗文帝即胡蓋佗之太子早卒而孫胡嗣立也佗至建元三年蓋亦壽百歲矣

閩粵傳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

入白沙武林。胡三省曰索隱云今豫章北二百里接

番陽界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

封居股為東成侯。功臣表作東城侯

東粵地遂虛。臣名南。按東粵地既虛而地理志會稽

郡有治縣即故東粵王都也說見沈約宋志

朝鮮傳朝鮮王滿。臣名南。按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

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立也後書傳正補此傳

之缺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胡三省曰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

天子許遂。

臣召南

按許字誤史記作誅遂是也然通

鑑考異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謾矣

相韓陶。史記作韓陰通鑑從之

長為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略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注蘇林曰列口縣名也○胡

三省曰其地當洑水入海之口

臣召南

按樂浪郡有

列口縣然非洑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列縣分黎山
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矣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